

为不治之证。又其甚，则脉不至，不烦而躁，而为必死之证。若夫恶寒踡卧同，而手足温者可治。脾主四肢，四肢温，则脾阳犹未绝也。时自烦，欲去衣被者可治，盖烦出于心，心烦而身热，则君火虽盛，中宫燥土，尚有生化之源也，可见少阴一证，从寒化者难治，从火化者易治。虽当火逆土敦之候，急下即可以全生，不似独阴无阳之绝无生理，是即平脉篇所谓少阴负趺阳为顺也。敢布刍言，希高明裁度焉。

【按】本文回答丁甘仁所问，少阴三急下证的病机，尤其是色纯清的原因，同时指出热化证比寒化证预后良好。实证热证，通过祛邪可治；虚证寒证，正气已亏，生命垂危。这也是伤寒学者重视阳气的原因。

《丁甘仁医案》序

予之得交甘仁先生也有年矣。先生尝曰：道无术不行。昔固闻而疑之。窃谓江湖术士，有时自秘其长，以要人重币，医虽小道，为病家生命所托，缓急死生，间不容发，何处可用术者？先生曰：是有说焉。昔者卞和得良璞，献之荆台，楚王以为燕石也，三献不受，卒刖卞和之足。齐王好竽，雍门子抱琴立于王门，三年不得见。夫雍门子之琴诚善矣，其如王之不好何？夫交浅言深，取信良难，况在死生存亡之顷，欲求速效，授以猛剂，则病家畏；素不相习，漫推心腹，则病家疑；疑与畏交相阻，虽有上工良剂，终以弃置不用。呜呼！此亦荆台之璞，王门之琴，卞和、雍门子所为痛心者也。闻古之善医者，曰和曰缓，和则无猛峻之剂，缓则无急切之功。凡所以免人疑畏而坚人信心者，于是乎在，此和缓之所以名，即和缓之所以为术乎。先生之言如此，可以知所尚矣，嗟夫！自金元四家以而后，各执仲景一偏，以相抵牾，异说蜂起，统系亡失，叶薛以来几于奄忽不振。先生慨然忧之，每当论诊治，规定六经纲要，辄思求合于古。故其医案，胸痹用瓜蒌薤白；水气用麻黄附子甘草；血证见黑色，则用附子理中；寒湿下利，则用桃花汤，湿热则用白头翁汤；